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扬松

看不见的小姐

看 不 见 的
小 姐



明天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302612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扬松

看不见的小姐

刘海栖 / 主编

[芬兰]托芙·扬松 / 著

绘图

任溶溶 / 译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RBN66/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小姐/(芬)扬松著;任溶溶译. —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4.4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扬松)

ISBN 7-5332-4371-4

I. 看... II. ①扬...②任... III. 童话·芬兰—现代 IV. I53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907 号

丛 书 名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扬松

书 名 看不见的小姐

著 者 [芬兰]托芙·扬松

译 者 任溶溶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2060055—4710

印 刷 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 × 200mm 32 开

印 张 6

千 字 64

I S B N 7-5332-4371-4 / I · 994

定 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5-2001-034

Det osynliga barnet

Copyright © Tove Jansson 1962

First published by Schildts förlags Ab, Finlan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childts förlags Ab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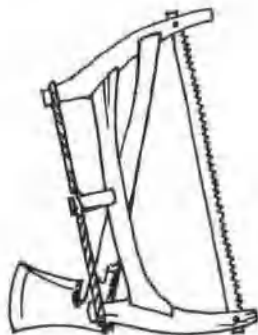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扬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短篇童话集。由经常在作者的系列长篇童话中出现的人物担任各篇的主角。有给大人吓得连人形都消失了的小傻妞，有充满幼想的小霍姆珀，有希望享受孤独乐趣、最后还是离不开朋友的小嗅嗅，有一心要摆脱游艺场和孩子过安静生活直到退休才懂得跟孩子们在一起的乐趣的赫木伦……读完这些富有哲理的童话，小朋友就知道可爱的小怪物们究竟是什么模样了。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



托芙·扬松

目录

春天的曲子	1
恐怖的故事	16
老担心太难临头的菲利钟克	34
世界上最后一条龙	61
爱静的赫木伦	81
看不见的小妞	108
西德里克	128
圣诞节是什么东西	141
哈蒂法特纳们的秘密	157



春天的曲子

四月底一个万里无云的安静傍晚，小嗅嗅上北方去看山坡上还没有融化的雪，感到走得已经够远了。

他沿着宁静的田野，听着也在从南方往北飞的鸟儿吱吱喳喳叫，已经走了一天。

一路走下来他轻松愉快，因为背囊差不多空了，心中无忧无虑。他喜欢这些树木、这种天气和他自己。明天和昨天都离得很远，只有现在，太阳在桦树间红艳艳地照着，空气凉爽。

正是在这样的傍晚应该吹一首曲子，小嗅嗅想。一首新曲子，其中一段歌唱期望，两段歌唱春天的忧伤，其余部分

歌唱一个人独行的乐趣。

这首曲子他在帽子底下已经酝酿了好几天，只是还不大敢吹出来。必须等到有充分把握，到时只要嘴唇一凑到口琴上，所有的音符就马上归位，跳到它们该去的地方。

万一过早放出来，它们会走错地方，成不了好曲子，甚至会全部失去，再也收不回来。曲子不好作，特别是作叫人又快活又忧伤的曲子。

但这个傍晚，小嗅嗅觉得他有把握作成这首曲子。它已经等在那里，几乎酝酿成熟了——它会成为他作过的曲子中最好的一首。

等他回到木民谷，他要坐在桥栏上吹它，小木民矮子精准会马上说：“这是首好曲了。的的确确是首好曲了。”

小嗅嗅停下来，觉得有点不自在。是的，小木民矮子精总是等着他，想着他。家里那个小木民矮子精崇拜他，总是对他说：“你当然应该感到自由自在。你当然应该出去走走。我很理解，你有时候需要独自一个。”

他老是由于失望而流露出忧郁眼光，毫无办法。

“唉，唉。”小嗅嗅对自己说着又走起来。



“唉，唉。这小木民矮子精感情丰富。但我现在不去想他。他是个很好的木民，但我现在不用想他。今晚我只想我的曲子，今晚还不是明天。”

过了一会儿，小嗅嗅终于把小木民矮子精完全忘记了。他东闻西嗅，要找一个好地方过夜。他听到林中不远处有淙淙的流水声，马上朝那声音走去。

太阳最后一道红光在桦树间消失。春夜慢慢地降临，渐渐地变蓝。整个树林变了样，白色的桦树干在蓝色的暮色中一棵接一棵地过去。

那是条很好的小溪。

它湍急地在去年落下的一堆堆叶子上流过，在残冰的窄缝中穿过，在绿色的青苔间急转直下，变成一道小瀑布，倾泻到下面的白沙水底上。它有时候发出尖细的蚊子嗡嗡声，有时候想要发出可怕的隆隆声，却一下子停住，带着一些融雪汨汨地流，格格笑它们。

小嗅嗅站在潮湿的青苔上倾听。我一定要把这小溪也作进我的曲子里，他想，我想可以把它放在副歌中。

瀑布附近一块小石头忽然松了落下去，使小溪的最高音



提高了整整一个音阶。

“不坏，”小嗅嗅入迷地说，“正该这么写。这样来个突然变化。我还必须给这小溪专门谱一首曲子。”

他拿出他的旧平底锅，伸到瀑布那里装满了水，然后到枞树间找柴火。由于春雨，地上还是湿的，小嗅嗅爬了好一段路才在被风刮倒的荆棘丛下找到一些干树枝。他出来时什么东西忽然大叫一声，在他面前闪过，到枞树间不见了，一路上还在尖叫。

“对了，”小嗅嗅说，“到处都有林中的爬虫。它们老是那副紧张样子，真可笑。越小越神经过敏。”

他找到了一个干树桩和一些干树枝，在小溪边生起旺旺的火堆。小嗅嗅一向自己做晚饭。他尽量避免给别人做晚饭，也不想吃别人的晚饭。有那么多人吃饭时爱不停地讲话。他们要用椅子和桌子，有人还用餐巾。他听说有人每次吃饭要换衣服，但这也许是造谣。

小嗅嗅吃他的薄汤时有点心不在焉，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桦树旁的青苔。

曲子已经要到手了，很容易就能用尾巴抓住它。但可以



等一等，它已经被团团围住，跑不掉了，还是先洗盘子，然后点起烟斗——等到篝火快灭，夜间的动物开始互相呼唤的时候，歌就到来了。

小嗅嗅正在小溪里洗平底锅，看见了那只小爬虫。它坐在远远一头的树根底下看着他。小爬虫的眼睛露出害怕但充满好奇的神色，看着小嗅嗅的一举一动。

一蓬头发下两只害羞的眼睛。就是那种从不受人注意的小人物的眼睛。

小嗅嗅装作没有看见它，把火弄旺，折下一些枞树枝铺在地上，坐在它们上面。他拿出烟斗，点着了，向夜空吐了几口烟，开始等他的春天曲子到来。

曲子没有到来。他只感到那只小爬虫的眼睛在死死盯住他，盯住他的一举一动，充满佩服之意。他又开始感到不自在了。他拍拍爪子叫道：“嘘！走开！”

那小爬虫听了他的话，反而从树根底下钻出来——当然还是在小溪对岸——胆怯地说：“但愿我没有吓着你吧？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鼎鼎大名的小嗅嗅。”

接着那小爬虫下水，涉水过来。但小溪对它来说太宽



了，水也冰凉。小爬虫两次没站稳，翻了个跟头，但这时小嗅嗅觉得太不自在，简直没想到去帮帮它。

最后这只又瘦又可怜巴巴的小爬虫爬上了岸，牙齿捉对儿打着架说：“你好，遇到你我太高兴了。”

“你好。”小嗅嗅还是冷冰冰地回答。

“我可以在你的火堆旁边暖和一下身子吗？”小爬虫继续说，那张湿淋淋的小脸快活得放光，“只要想想，我这就成为一只在小嗅嗅的火堆旁坐过的爬虫了。我永远忘不了。”

小爬虫再接近一点，把一只爪子放在小嗅嗅的背囊上，一本正经地悄悄说：“你的口琴是放在这里面吗？你带来了



没有？”

“带来了。”小嗅嗅很不高兴地说。给它一搅，他的曲子失去了，孤独感没有了，一切变样了。他咬着烟斗，盯着面前的桦树却视而不见。

“现在别管我，”小爬虫天真地说，“我是说你万一想吹口琴的话。你永远猜不出我多么想听点音乐。我从来没有听过音乐。但是我听说过你。刺猬他们，还有我的妈妈都说起过你……刺猬有一次还见过你呢！是的，你真想像不出来……这里难得有什么事……不过我们向往得很多很多……”

“你叫什么名字？”小嗅嗅问它。这个晚上反正已经给它破坏了，因此他想还是跟它聊聊算了。

“我太小了，还没有名字。”小爬虫渴望着说，“说实在的，过去还没有人问过我叫什么名字。现在我遇到了你，我听到那么多、一直想见见的人，而你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叫什么名字！你认为……也许你可以……我是说，你给我想出个名字来会很费事吗，想出个只给我一个人用而不给任何人用的名字？今夜就想出来？”

小嗅嗅咕哝了一声什么，把帽子拉到眼睛上面。什么东

西扑着尖长的翅膀飞过小溪，在树木间发出悠长而忧伤的叫声：嗡嗡——嗡嗡——蒂鸣——

“对一个人崇拜过头，就不可能感到真正自由自在了，”小嗅嗅忽然说，“我知道。”

“我知道你什么都知道，”小爬虫挨得更近一点说下去，“我知道你什么都见过。你说的话句句是正确的，我一直想变得和你一样自由自在……你如今是到木民谷去休息，并且见到你的那些朋友吧？刺猬告诉我，说小木民矮子精冬眠一醒来就开始等着你……知道有人想念你，一个劲儿地等着再见到你，这不是件高兴的事情吗？”

“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小嗅嗅狠巴巴地大声说，“也许我根本不到那里去。也许我要到别处去。”

“噢，那么他要伤心的。”小爬虫说。

它的毛干了，变得松软，淡棕色。它再一次摸那背囊，小心地问道：“也许你可以跟我讲讲吧……你旅行了那么多地方……”

“不，”小嗅嗅说。他生气地想：它们为什么不能不过问我的旅行呢！它们难道不明白，如果我把它说出来，我就



要一句一句地讲，它也就像一串珠子断了线那样散开了。这样一来它没有了，等到我尝试想出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时，我记得的只有我自己讲的故事。

长时间的沉默，夜鸟又叫了：蒂鸣——

小爬虫站起来，小声说：“好，我想我必须走了。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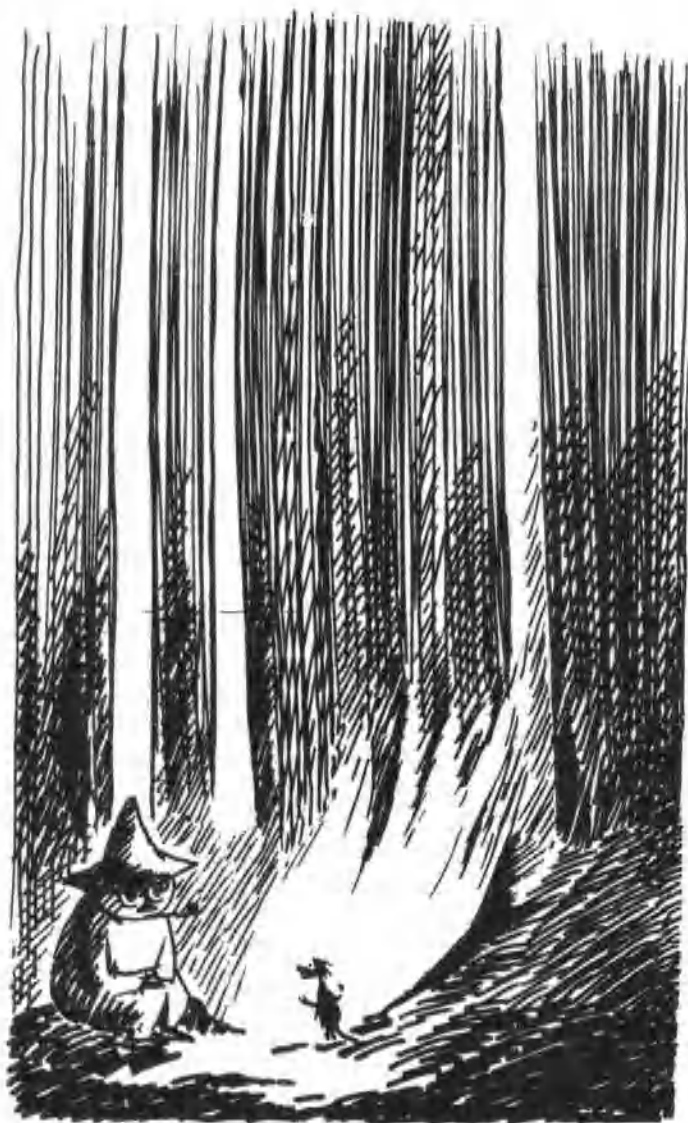
“再见，”小嗅嗅说，感到有点坐立不安，“你听我说。这个……你不是想要个名字吗？‘蒂蒂鸣’怎么样？‘蒂蒂鸣’，你没听出来吗，开头声音很细，结尾圈起嘴唇发出来带点伤感。”

小爬虫在火光中用黄色眼睛看着他。它把它这个名字反复地想，反复地咀嚼，反复地听，钻到它里面去，最后把鼻子朝向天空，轻轻地叫着这个新名字，那么伤感，那么入迷。小嗅嗅感到背上掠过一阵颤抖。

接着那条棕色尾巴在荆棘丛里不见了，一切恢复沉寂。

“天啊！”小嗅嗅说着踢了一下余火。他拔出烟斗，接着站起来叫道：“喂，你回来。”

但树林里一片寂静。好吧，小嗅嗅想，不可能一直好下





去的。那不可能，还没到时候。但小爬虫至少有个名字了。

他重新坐下来倾听溪水声和寂静，等着他的曲子回来。但它没有回来。他马上知道，它去得太远，抓不回来了。也许永远抓不到了。他听到的似乎只有小爬虫激动和羞怯的声音，说了又说，说了又说。

“它们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待在家里呢？”小嗅嗅不高兴地说，倒下来仰面躺在枞树枝上。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又叫了小爬虫一次。他听了半天，接着把帽子拉到脸上睡他的觉。

第二天早晨小嗅嗅继续走。他又累又别扭，还是一路朝北走，头也不朝两边看看。在他的帽子底下，现在连曲子开头的影子都没有了。

除了小爬虫，他根本什么也想不起来。他记得它说的每一个字和他自己说的每一个字，把这些话嚼来嚼去，直到嚼腻了，只好坐下休息。

我怎么啦？小嗅嗅想，又生气又昏头昏脑。这种感觉我过去从来没有过。我一定病了。

他站起来继续走。一切从头开始，小爬虫对他说的每一